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二

明 傅遜 撰

晉

卿族廢興

魏趙狐胥先欒郤韓知中行范凡十一族粵賈季奔狄而狐氏廢先穀得罪而先氏廢胥廢于郤欒郤廢趙而趙復興厲公用欒氏譖殺三郤而郤氏廢范宣子逐欒盈而欒氏廢范中行氏逐于知韓魏趙而韓魏趙復共滅知伯遂為三晉靈公厲公之弒與軍制之變俱見內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　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御右為公御右也耿霍魏俱見前驪姬之亂卜

偃晉掌卜大夫以魏從萬有衆之象今北直隸大名府本魏地蓋取此名辛廖晉大夫屯震下坎上初九變而之比坤下坎上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震變為坤也震為車坤為馬故曰車從馬震為足為長男故曰足居兄長坤為母為衆故曰母覆衆歸有此六義不可易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畢萬公高之後故云云

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　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難驪姬之難餘見文公之伯時重耳出亡狐毛賈佗介子推亦

從而傳止言五人者或有先後傳失之也廧咎如赤狄別種隗姓盾趙宣子名餘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納納重耳也餘見文公之伯驪姬之亂二子伯儵叔劉狄請其進退之命而傳缺其終蓋以詛無畜羣公子不召之入也原屏樓同括嬰之邑趙姬文公女子餘趙衰字卿之嫡妻曰內子

二十七年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前獻公作二軍今文公作三軍詳見文公之伯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清見上卷前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今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三十三年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

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兾見兾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賔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賔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

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箕今山西太谷縣境殽之戰獲秦三帥而歸之軫怒不顧而唾故云逞志事見秦穆公伯西戎元首也如生見其有異於人曰季胥臣也冀缺父芮故邑因以為耦耨鋤也野饋曰饁芮謀殺文公故曰有罪見驪姬之亂詩國風對菲菜名上美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美言可取其子之善節不宜以父故廢之且居先軫子其父死敵故進之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還缺父故邑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文公五年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

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甯晉邑嬴其邑人壹謂其純剛天秉純陽故為剛德猶不干犯四時之序而寒暑相順華文彩不實少誠也離麗也恐處父遇禍而及己也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成子趙衰謚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謚下軍帥霍伯先且居字中軍帥也臼季胥臣字下軍佐也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前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四卿卒故蒐以謀帥董今山西萬泉縣舊有董亭易中軍以盾易射姑也屬屬大夫典常也正當也辟理也董督也由用也質要劵契也洿汙穢也秩貴賤之等續修其廢出拔其賢○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

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

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以難内外猶未寧也趙盾字孟雍文公庶子其母杜祁杼引而泄之也賈季狐射姑字樂亦文公庶子其母辰嬴即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震威也杜祁杜伯之後祁姓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季隗為文公托狄時妻故杜祁皆讓之使居已上其本班在二而讓二姬故降為四亞卿見其賢而位尊先蔑字士伯士會字季食邑於隨郫晉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

狄宣子使臾騈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騈臾騈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騈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以帥為佐是易班也族少多怨故無援續鞫居字簡伯狐氏族侵官易君所命也帑妻子宣子以同官故送之戮刑以辱之前志古書敵猶對也有惠於人不復望報於其子有怨於人不復致仇於其子為忠道介因也寵祿位也殺季家以除怨宣子將復仇

已是益仇損除也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敗秦

師于令狐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呂郤之難見驪姬之亂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畏偪畏國人以大義責已詳見秦晉交伐荀

林父守茍伯將及禍將及也板詩大雅其三章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亡人與人俱亡也不見者自恨前與之皆使也○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酆舒狄相讓讓其伐魯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八年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登登

之于上軍也士縠本司空先克中軍佐謂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勲堇陰晉地即令狐之戰內以軍事奪蒯得之田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十二年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

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

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

羈馬晉邑在今陝西郃陽縣境林父代先克郤缺代箕鄭臾駢代林父盾欒枝子代先蔑甲胥臣子代先都河曲今山西河曲縣凡兵主利持久客利速決臾駢趙氏謀臣故獻謀以老秦師士會知穿之情且謂其年少不知軍事可以挑而間之輕輕兵肆暫往而退也時穿獨追之坐甲被甲而坐穿散鄉不在軍帥之列者交綏交退也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接而兩退憖缺也目動心不安言肆中情怯也薄迫也甲穿大呼洩其謀故止而秦遁

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

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晉知隨會前謀故患之諸浮晉地宣子盾謚桓子林父謚成子郤缺謚舊勳謂狐偃從亡佐伯罪大謂殺陽處父柔故能賤有恥故不可犯以非義多知故足使以逆雍則無罪魏壽餘畢萬之後執帑以見其罪履足以示之意壽餘欲得會而偽言于秦伯欲使晉人在秦為東人所信服者先喻魏有司度必遣會也會知其謀故先以已無去志要言于秦伯伯乃指河為誓必歸其帑繞朝秦大夫知士會將歸授之以策策馬而去見秦亦有智士知其情者譟而還喜得會也秦以前誓歸其帑士會堯後

劉累之胤

復其姓

宣公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命令也克甲之子辛甲之屬大夫○河曲之役穿罪浮于甲多矣舍穿而放甲盾之私也

二年夏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

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

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

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不君失君道彫畫也彈人今山西絳州西北有靈公臺其處胹煮也蹯獸足畚草索所為莒屬士季隨會字以盾位尊諫不聽則畢者難以再諫溜屋溜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公知欲諫故佯不視二詩皆大雅袞君之上服闕過也旹己補君之闕而復冣靈公能自補則

衮可服而不廢驟數也鉏麑晉力士假寐衣冠而睡槐庭樹右車右犬四尺為獒首山在蒲州東南境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在絳州北有餔饑坂靈輒晉人宦三年淹於陪宦也為公介為公甲士穿盾之從子山晉竟之山盾出奔聞公弒即還詩逸詩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亦自咎也乃免謂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免于罪黑臀文公子是為成公○傳所引孔子之言誣矣是使賊臣偽焉遠遁而返以苟脫其罪也而可乎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

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驪姬欲固其子位凡公子皆出之無畜于國詛盟誓也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至成公又不納公子為公族乃仕卿之嫡子為置田邑以為之餘子嫡子之母弟亦治餘子之政其妾之子掌公之戎行凡三官皆卿之子公族無與括盾異母弟君姬氏文公女事俱見前旄車公行之官盾既為卿宜以嫡子為公族乃自處于庶而以公族讓括使為嫡以故族人屬之葢嫡子為宗宜統族也屏括食邑季其字也○嗚呼此三家分晉之本也自披其枝葉而使本根一無所庇故異姓之臣世藉權寵獲奮詐謀而瓜分其國抑盾于此讓其弟可謂知所報矣而與公家謀何其疏也豈亦利其本根之弱而因之以自封殖乎

八年夏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

下軍蠱惑疾時趙盾卒郤缺代之朔盾子代胥克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戰邲不得志故復召狄為亂邲事見楚莊王之伯

十五年秋七月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時晉滅赤狄潞氏故同獻俘劉康公季子也原叔同字心之精靈是謂魂魄

十六年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晉滅甲氏留吁故獻俘士會代林父將中軍黻冕命卿之服加以太傅稱舉也詩小雅言善人在位則凶人無不戒懼

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

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伐齊戰于鞌而勝見景公爭伯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有三軍今為六軍

四年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成公女朔盾之子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原原同屏屏括嬰之兄也放放嬰也時欒氏有剪趙之謀忌莊姬故

不敢發嬰言已雖淫而能令姬護趙氏貞伯謂嬰宜得重罰以得放為福

六年春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

貧不可謂樂公説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都名絳故絳今為山西翼城縣時謀遷之郇瑕古國名在今解州境舊有郇城沃土肥饒民富鹽鹽池也僕兼太僕之職寢庭路寢之庭惡易覯以水淺則垢穢易積也墊隘昏墊狹隘也此二句惧應云易覯則墊隘墊隘則民愁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也新田今為絳縣與前二邑俱屬平陽府高燥故不疾汾澮二水前見有水則穢流而不積從教易使也財易致則民驕侈近寶則民不務本故公室貧

○韓獻子遷都之議

于晉亦有社稷之功

八年夏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

公宫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莊姬恨原屏逐嬰故譖其為亂徵實之也武朔之子從母養于宫成季趙衰也宣孟盾也厥言三代亦有邪僻之主賴其先人以免禍今于趙氏亦宜念其先世功勲而存之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法之也

十年夏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

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
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
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
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
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
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厲厲

鬼蓋趙之先祖桑田晉邑其邑之巫言鬼怒如公所夢公不得食新麥矣緩醫名為治也鬲上為肓心下為膏其間至虛於腑臟無繫故攻達藥皆不能為力攻熨灸也達砭針也六月今四月麥始熟甸人治公田者饋人進公膳者晉侯自以必食麥巫言不驗故殺之竟卒廁不獲食張腹滿也殉從葬也巫既以明術見殺小臣又以言夢自禍

十一年春王三月郤犫來聘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

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聲伯名嬰齊叔肸之子叔肸宣公同母弟穆姜宣公夫人不聘為妾兄弟之妻相謂曰姒管于奚齊人外弟于奚之子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儷耦也死亡謂犨怨而致禍也誓誓不為施氏婦見犨淫縱故亡因其聘而要後言之

秋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鄇温别邑今河南武陟縣西南有鄇人亭撫封撫有其封蘇忿生事見一卷檀伯亦周臣與蘇俱封河内其竟盡河狐氏狐溱陽氏陽處父先食温言温本周地三傳而及郤傳言郤至貪故亡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

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為乞師將伐秦也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

十四年夏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苦成叔郤犨字先衛孫林父奔晉晉侯使犨送林父于衛衛享之相佐禮也惠子甯殖謚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觵觩然不用彼交于事而不傲如此乃求萬福蓋古者以兕角為觵所以罰不敬觩角曲貌

十五年冬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伯宗欒弗忌皆晉賢大夫州犂伯宗子上才能上人也

十六年夏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我必克之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郤至見客免冑承命　三肅使者而退　楚師薄于險　晉師　囚楚公子茷　乃宵遁（下下車風疾如風問遺也薄迫也遁楚遁以上俱節詳見晉楚鄢陵之戰）冬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温至邑季字伐自以為功也至佐新軍位居八而稱己以掩其上七人夏書五子之歌言怨之）

不見猶以為圖何況顯稱己伐其不任怨乎

十七年夏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祝宗主祭祀祈禱者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春秋傳祈死者二先儒多以為誣予以為非誣也自古勇夫志士精誠所格動天地之變者多矣欲祈身之死而有不能者乎冬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

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

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

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

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外嬖愛幸大夫胥童克之子與夷陽五長魚矯皆是也梏械也公子茷晉戰時所囚東師齊魯衛之師時荀罃佐下

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云不具孫周襄公曾孫悼公也君楚王諱弑也覘伺也○欒書時稱賢大夫而隱害如此其罪不特弑君而已○凡田獵貴者先殺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至奉豕進之公孟張奪其豕至射殺之公反以至奪孟張豕寺人奄士不偪不陵上有庸易有功爭命競君命也清沸魋亦嬖人與矯僞相訟以詬郤氏欲襲殺之榭講武堂位所坐也駒伯郤錡字苦成叔郤犨字溫至邑季字至本意欲禀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其凶威矯度書偃必弑君德綏遠故以御姦刑治近故以御軌以言不用奔匠麗氏嬖大夫家違兵去其兵也韓厥言已受恩必報食君之祿必不與于弑書偃以胥童以甲刼已故先殺之經書與郤氏同其文故傳釋其如此未必得夫子意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

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程滑晉大夫悼公周子也朝廟五日而即位厲公以弒殞悼公不以嗣子居喪以上節俱詳見悼公復伯○悼公既承大宗當自處以正盡君薨即位之禮乃苟狥書偃之私非矣

襄公七年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癈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

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穆子厥長子名無忌立為嗣詩召南言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義取非禮不可妄行又詩小雅言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親政也起無忌弟宣子也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小雅言君子靜焉以供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竝立則神明順之而致大福靖安介助景大也恤民由靖共也正直正已心正曲正人心參和備也備此三德謂之仁如詩所稱宜為嗣朝為卿朝于君老致仕掌為之師長

十一年冬十二月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以其和戎息民而諧諸侯也詳見悼公復伯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　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晉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

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棫林秦地成平也晉國兵事必六卿同議而出令此偃專之故黶弃之獨歸詳見秦晉交伐偃以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鍼黶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士鞅匄之

子黶侈汰誣逐士鞅而汝也餘見秦晉交伐盈黶之子武子欒書黶父也召公奭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褐所在也○愚謂鞅言非也書親弒而君又陰害三郤得免于子幸矣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成國大國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彘裘士魴子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而舍之

二十一年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

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
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
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
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
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
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
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

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
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
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
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
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
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
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内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

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

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

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桓子名黶宣子名匄懷子名盈欒祁黶妻匄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亡室言亂甚桓主謂黶同官同為公族大夫下卿下軍佐著晉邑乘其城著在外易逐也箕遺等十子皆晉大夫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籍偃上軍司馬𨜒麗也不能遠害而麗于罪為不智叔向言雖囚猶勝于死亡詩逸詩言與世優游以全其年智也樂王鮒樂桓子也祁大夫名奚外舉內舉見悼公復伯詩大雅覺正直也言德行正直則四方順又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無窮故子孫賴而弗失書夏㣙征言聖哲有謀功者當

明信安定之謀鮮過有謩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壹壹以弟故鯀禹管蔡周公言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伊尹太甲言遷善不念舊惡不見不告皆為國無私也不使不使侍向父山澤龍蛇言異地多生怪物敝衰也大寵謂六卿專權掠刼掠其財行人王之行人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守臣謂晉侯為王守土為郊甸所侵掠故云重得罪輸力謂輔相晉侯翼戴天子大君周王也戮餘罪戮之餘尉氏討姦之官布四體言無所隱尤晉逐盈而掠之是效尤也候送迎賓客之官轘轅今河南登封縣西北有轘轅嶺

冬會于商任錮欒氏也商任地舊闕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

乃亦子之勇也錮使諸侯不得受餘見齊崔慶之亂知起等晉四大夫何獲言不獲其用斛言待之厚則獲用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沙隨今河南寧陵縣有沙隨城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之餘見齊崔慶之亂

二十三年夏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

馬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

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鈎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晉與吳同姓而

嫁女齊異姓而媵皆非禮析歸父齊臣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懷子能得士故願為之死胥午守曲沃大夫集成也不天言已不為天所佑無咎言午能盡忠於已無咎也午因匿盈而飲其衆孺子謂盈徧拜謝衆思已獻子魏舒謚莊子魏絳謚舒父也私私相愛原屏難見前趙因韓而復韓起又讓武故睦伐秦役亦前見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年少與中行氏同姓故聽之鄭亦荀氏宗七輿周禮侯伯七命七大夫主之固宮宮之有臺觀守備者利權財利之權民柄賞罰之柄姻喪夫人有杞喪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縗恐欒氏有內應故為婦人服而入逆舒將强取之二三子諸大夫持帶備墮墜因驂乘起登獻子車撫劍援帶劫之也請請所至賂曲沃恐其為異而越制以徹之也斐豹晉力士丹書以丹書其罪蓋犯罪為官奴者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也閉之使督戎不知有豹隱

短墻也臺後公臺之後乘登也攝引持也蓋鞅先用短兵率步卒力戰既勝而方引車以逐之樂盈之族注屬夫于弦其車轢于槐根故覆魴亦欒族 冬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

聞此之謂世禄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禄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叔孫豹謚范宣子名匄不朽死而名存也陶唐堯所治范之先出於堯終虞之世以為氏其後劉累能擾龍故夏孔甲以其官賜之氏曰御龍國于豕韋至商不絶其官已廢故以國氏至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杜伯為宣王所殺其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佐晉主夏盟匄自言其先更虞夏夏商周至晉世為興家穆叔以所聞對與匄言異立樹立不磨也德如黄帝堯舜功如禹稷言如史佚周任臧文仲祊廟門穆叔謂無功德與

言以自建雖累世貴盛皆身死名滅矣○宣子自誇其世而穆子折之以此誠知言矣然此三者實相須以濟均之重于世也而穆叔第言之蓋以世降耳誠以德者固足以該二而以功以言者又豈皆徒擅其偏者耶要之或遺值時勢殊異或才質不能竝擬故各以其所至為稱焉若云臧文仲爾者亦唯據已所覩記者哉

二十六年十二月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　韓宣子名起王問何事來聘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職貢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于宰旅不敢斥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知禮惟起不失舊

昭公元年十二月趙孟適南陽烝于温卒　詳見晉楚為成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

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

木瓜　公即位起又代趙孟為政故聘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易象上下經之象詞春秋魯史二書載文王周公之德與制故云云時儒道廢諸國多闕故宣子適魯見而悅之緜詩大雅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彌縫謂恤其所不足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以畜萬邦賦甘棠以召公比之納幣為平公聘少姜也餘見田氏傾齊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木瓜亦衛風義取厚報以為好

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

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公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繼室繼少

姜也詳見晉失諸侯田出于陳故曰陳氏餘見田氏傾齊向言晉衰弱不能征討諸侯公乘卒皆非其人非其長餓死為殣溢尤女寵之家富貴過甚也欒郤等八姓皆晉舊臣皁隸賤官悛懼而改怡慢也以樂而慢易其憂禍也讒鼎一云疾讒之鼎一云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夜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同祖為宗無子無賢子也向明知國亡身死而不祀矣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甲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禄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别三傳矣晉之别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

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段子豐之子伯石策賜命之書因子有禮而思其父之勲其勲無考胙禄以報之也詩鄘風遄速也州本屬温今俱屬懐慶府郤稱郤氏族始受州與温别至此巳傳三家縣邑既别者甚多馬得追治而取之獲文子子徼求也段主于韓故宣子為段請州為其復歸于晋可自取也

七年夏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

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段已卒于此年正月豐施段之子荷擔也析薪以微薄喻貴重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晉邑為鄭罪初言謂前與趙氏爭言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前以賜大心今以温與大心易原

九年夏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

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

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荀盈知悼子逆女自為逆也戲陽晉地北直隸內黃縣北舊有戲陽城膳宰為公主膳者名屠蒯公固有入執尊酌酒蒯請為之佐工樂師師曠樂所以聰耳故曰司聰疾惡也紂以甲子日亡桀以乙卯日亡故以為忌日股肱亡痛疾過于忌日弗聞不聞此義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故曰司視旌表也事政令也物類也容貌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物蒯主膳故司味味調則氣和氣和則志平志發為言而命之為令工與嬖叔皆侍御君者不聽明是失官也不以其罪命之是令之不衷原于味之不調也躒盈之子知文子佐下軍代父說自解也

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

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雍子亦故楚人士景伯晉理官攝代也赦周禮作弊斷也施行罪也鬻獄以獄爲市昏亂也墨不潔也賊害也三者罪皆死末薄減輕也制以公義不牽于情故謂遺直三惡暴虐頗三惡除則三利加榮光也嘉其合義故復婉詞以嘆美之口叔向三善雖皆于國事有濟而使以聖人處之當猶有盡義于此者蓋未必爲夫子之言也

十六年夏四月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

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春晉人止公時得歸昭伯惠伯之子服回也隨公自晉還言晉室將卑始平子以其幼不信其言自往見之乃信有子有賢子也

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

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黄父事詳見王室子朝之亂太叔因鞅問而别儀禮之異復極言禮之大經者道之常義者利之宜行者人所履天之明日月星辰地之性高下剛柔六氣隂陽風

雨晦明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味鹹酸辛苦甘五色青黃赤白黑五聲宮商角徵羽淫過也滋味聲色過則傷性為禮以奉其性奉養而成之也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宗彝粉米黼黻六采雜用天地四方青白赤黑玄黃五章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五色備為之繡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八風八方之風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蓋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徵角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為律陰聲為呂以應十二月氣皆聖人制之以全天地之用使有所制而不過以成人之性也又其大者尊為君卑為臣外焉夫內焉婦以法地之高下剛柔使有常經二物剛柔也又為父子六親使親疏倫序如天文之森列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

父曰姻兩壻相稱曰亞又在君為政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以順春夏秋冬之時雷震電曜天之威作刑獄以類之春生夏長天之恩施恩惠以效之皆所以則乎天人有好惡喜怒哀樂六志禀天地六氣以生為禮以審其則宜其類使不過節六志總于哀樂六氣不外乎陰陽哀樂得其正是能則天因地協于陽舒陰慘之性與天地參而長久紀綱以維之經緯錯綜以文之民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曰所以生人性之曲者以禮弼之使就于直人性之直者以禮弼之使就于曲如此而後成乎人鞅自言能守此終身○竊以鞅專國蔑君悖禮極矣豈能守此乎然聞言而深當乎心其智亦足稱耳

補　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五牲去馬三犧去犬雞

二十八年春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

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

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

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祁勝鄔臧皆盈家臣盈午之子通室易妻也叔游叔侯子引鄭書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以世亂讒勝也詩大雅僻邪也辟法也鈞均同慾且也盈忿二人甚聞其殺雖知已必死且為快楊叔向邑食我向子伯石也巫臣氏夏姬女向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姓不曠故不欲娶母黨向母極言巫臣氏不可娶子靈巫臣字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巫臣一君陳靈公一子徵舒一國陳也兩卿孔寧儀行父子貉鄭靈公夷於是指夏姬有仍古諸侯美髮為黰可鑑髮膚光甚也玄髮黑也夔舜典樂之君長顙戾封大也夏以妹喜亡殷以妲己亡周以褒姒亡共子申生以驪姬廢尤異也尤異之物必有德義則可以勝之子容母

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兄弟之妻相謂姒莫喪言必此子喪之也○二賢臣之後絶矣傳言助亂亦誣之耳向母以妬聞而兩論女禍明哲費絶于人不能少延羊舌氏惜哉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

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禄子孫頼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

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魏獻子名舒繼韓起將中軍分二氏之邑而用其人鄔今山西介西縣有鄔城祁今祁縣平陵今文水縣梗陽今清源縣有梗陽城塗

水今榆次縣馬首今壽陽縣有馬首城孟今為孟縣有大孟城七縣皆祁氏田銅鞮今沁州有銅鞮城平陽今臨汾縣楊氏今北直隸寧晉縣三縣皆羊舌氏田戊舒庶子徐吾知盈孫固韓起孫朝趙勝曾孫辛烏帥師納敬王者餘子卿之庶子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鱄晉大夫舒恐衆議已私於子鱄極言戊之善以大舒之舉遠疏遠同同位思義不苟得思純無濫心光顯也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度合宜也莫清靜也明無不違也類無失所也勤教誨長人之道作威福君人之職柔服天下順之故惟善是從比之義經緯兩間文之備是謂九德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襲繼也近文德言所舉之善近文王之德其福祚將及於子孫也舒又因辛見而稱其勳以辛貌侵而比之鄭鬷明惡醜貌使使人從使人之妝宴器者必鬷明素聞其賢故御為妻御如往也皐皐澤不颺貌不揚有功而舉見人不可無能

也不失親謂戊不失舉謂辛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是時晉之公族已盡三家篡晉之勢已成分縣舉善而晉君罔聞傳要其後嗣享國而誇侈其詞謏莫甚焉復假夫子之言以文之抑誣甚矣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

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獄上上魏子決之大宗訟者之大宗閻没女寛魏子屬大夫退朝魏子朝君退待庭二子待召召二子食也使坐更命之坐魏子將中軍稱將軍屬適也厭足也言小人之腹適于足則止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悟而辭賂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

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趙鞅武之孫荀寅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城城而守之三十斤曰鈞鈞四曰石石四曰鼓蓋四百八十斤也因軍役為之故言遂范匄曾作刑書今收而

著之爵序位次也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事在文公之伯民在爵謂權移于爵故民不尊乎貴而貴失其業夷蒐事見本事内宣子之刑乃夷蒐之法蔡史墨即蔡墨加范氏謂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故其亡尤易趙孟不得已而從之故脩德可以免禍○此叚掇後事而附會之趙孟何德之有其誣彌甚矣

定公四年春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時會召陵謀伐楚不克而反臨哭臨始禍亂首也怙富則驕恃寵則陵人同衆欲也禮有禮者驕能以能驕人復重也非德之事非所謀不義之事非所為○奸雄假好善之名以欺人豈其情哉

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絶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

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

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邯鄲今北直隸邯鄲縣趙氏別邑午邑大夫鞅宗前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此欲徙著晉陽鞅本邑今為山西太原縣父兄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

邯鄲親若置晉陽是絶衛也侵齊則齊當來報因以懼齊為名而徙之則衛與邯鄲好不絶於是侵齊而歸之鞅時憾衛且方備齊故怒因之而禁其從者帶劒防其亂也涉賓午家臣忿主以非罪見囚故不從鞅遂使其邑人别立宗親而殺午稷午子與賓據邯鄲叛荀范以姻睦故欲攻鞅以救之安于趙氏臣即性緩佩弦以自急者請先二家為備鞅避國法欲俟二家先而後應之安于懼見攻必害民寧以一人當之若國討可歸罪我而殺之以解臯夷范氏側室子知文子荀躒也簡子韓起孫名不信中行文子荀寅也襄子魏舒孫名曼多昭子士吉射也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在河為盟書沉之河高彊齊子尾子奔魯遂奔晉事在田氏傾齊言歷病多者知療病之法踰已涉難知成敗述已事為戒為二家謀之不聽果敗亡鞅復入朝歌今北直隸濬縣西七十里有朝歌城

十四年春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梁嬰父忌安于忠智

用于趙故謀去之安于甘以身死寧其國家此趙氏所由興知伯知文子廟趙氏廟夏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閒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脾上梁閒即牽地今北直隸内黄縣境鮒桃甲本晉臣為二氏黨宋齊復會以謀救范氏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籍彊亦范氏黨鄭助范氏故并敗百泉地闕

哀公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八月齊

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五鹿棘蒲皆晉邑

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

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

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

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齊鄭同救二氏齊輸粟鄭以師送之趙鞅恐二氏得粟而強故禦之戰戚衛地在今北直隸開

州城北子姚罕達子般駟弘旆先驅車也陽虎先奔趙氏欲設旆於軍前盛為軍容與駟罕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故懼會合戰也龜焦兆不成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詢咨詢也故兆始謀二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不須更卜鞅遂誓於師天明天倫也縣百里之地郡五十里十萬畝數也遂得遂仕進免免厮役也志父簡子別名君圖之不敢自專也絞用以縊者屬辟棺之重數屬次大棺辟親身棺王棺四重上公三重侯伯以下再重大夫一重一重惟屬與大棺無辟鞅所云據時僭也桐棺欲速朽也車馬以載柩者樸素亦示罪兆葬域也為衆設賞自設罰以鼓衆無恤王良也善御太子蒯聵前納于戚故為右鐵今開州北有鐵丘傳為望師所婦人譏其怯也畢萬晉獻公卿皆獲有功也死臑下得令終也繁羽趙羅宋勇皆晉大夫麇束縛也痁瘧疾羅無勇故托云瘧而麇之太子自為禱皇大烈顯也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襄之孫

勝鄭聲公名亂從從於亂也午晉定公名持矛為戎右不敢請不敢愛皆以歸福於神也斃踣也鑑旗旗名羅無勇故獲趙孟即簡子喜喜二氏失援糧絕而垂破也傳使簡子屬料知氏必復為難不特二氏故曰未艾尨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鞅得既不殺而又還其稅故立奇功以報姚般與林三子皆善射趙孟不敢小鄭而稱之弢弓衣上上功也靷馬胷引軸之皮將絕而能止御之和也材橫木明細小乘之皆絕驗其將絕也○簡子將戰而誓則先衆後已幸而勝即與下爭功矣

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時荀寅不能守朝歌將出奔乘鞅在其南而伐鞅北郭之圍兵使在

外救已之徒亦入擊之內外合勢得出而奔邯鄲與趙稷合鞅惡范氏遷怒而殺皐夷皐夷謀其宗以圖幸而竟為身害

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隂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陳乞弦施皆齊大夫甯跪衛大夫五鹿晉邑圍之以救范氏不克而邯鄲降二子奔臨亦晉邑稷不能守施迎之歸齊而墮臨邢任等八邑皆晉地欒今北直隸欒城縣鄗今柏鄉縣壺口今山西壺關縣夏既取之復往會鮮虞納寅于柏人今北直

隸唐山縣有柏人城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荀寅士吉射同奔朝歌吉射自逆齊粟不見傳至此與寅同奔齊王生張柳朔皆范氏屬惡相惡為柏人為之宰也出出柏人奔齊授我授以死節○噫王生之舉柳朔之死俱不負其心而兩合于義矣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

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荀瑶躒之孫亦稱知伯高

無丕齊卿視視其强弱驅乘馬駿而驅也長武子晉大夫治英丘治取英丘之罪事不見傳犂丘隰也齊地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知伯賢於人者五於此見其畧矣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乞靈

以臧氏世勝齊故乞其威靈石臧賓如之子廩丘齊地晉軍吏令繕治戰備更進取萊章齊大夫克敵謂禽顏庚勝都謂取廩丘鬻猶過也言晉內亂不能立功于外生曰餽餼之以牛也太史晉太史在行在軍行不度不如禮度

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

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

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弘馳歎之子陳成子田常也屬孤子爲將出師而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以五邑晉聚子隰黎丘也見前以聚戰死特寵其子以勵衆留舒穀皆齊地違去也不知言其盩也濮水今在開州東南六十里似與其時不同子思鄭大夫名國參大國宇下疑倒應云敝邑在大國之宇下褻雨衣知伯還畏其得衆也楚獨滅陳非鄭之罪今知伯誣以鄭故而欲以是辱成子故成子謂其多陵人衷中也察其中見滅之由中行文子荀寅也前奔在齊謬以晉衆恐成子知其誣故言告寡君將察其誣而罪之文子自恨已無智言君子謀事既慎于始慮于中又度于終皆可舉而後行今思之不詳而

妄言自亡之由也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悼公哀公之子名寧哀公出遜魯人立之南里在鄭城外駟弘知知伯故守之不堅使之得入所以下之也桔柣鄭郭門俘獲也酅魁壘晉士賂之欲其降也魁壘秉節而死門攻其門

入之使趙孟入城主謂知伯云主既在何不自入惡貌醜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惡且無勇何足以為嗣于襄子言已以忍恥保宗蓋諷知伯剛愎將殞其宗也其憾已蓄知伯不悟以至于亡甚毒也悛懼而改也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攻趙襄子于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于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自是晉益微至静公二年韓趙魏竟三分其地静公遷為家人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二